



笑作坊

文艺界都知道,我和毛阿敏是朋友,她喜欢听我讲笑话,我喜欢听她唱歌,可谓淡水之交,仅此而已。阿敏很给我面子,每次赴北京演出,她都会来观看捧场。我对阿敏也很关注,乐意帮助她。阿敏性格开朗,朋友们聚在一起,总能听到她爽朗欢快的笑声。不过,作为老朋友,我曾经三次看见毛阿敏流泪。

九年前的一个早晨,阿敏打电话给我。她喜滋滋地说:“告诉你一个好消息,我怀孕了。”我忙提醒她:“恭喜你,不过,你应当先向你老公报喜。”她笑了,笑得气也喘不过来:“依……依只十三点!说正经的,能不能帮我找个好医生?我想在上海生孩子。”这是件大事,我不敢怠慢,找到红房子妇产科医院的程海东教授。程教授说:“我很喜欢听阿敏唱歌,她为歌迷服务多年,这次让我来为她服务吧。”

于是,阿敏在我的陪同下,到院做产前检查。程教授不仅为她仔

细诊治,还在电脑上模拟了阿敏尚未出生的女儿形象,看到这一幕,阿敏禁不住热泪盈眶:“我做妈妈了。”我明白,这是毛阿敏初为人母的喜悦而泣。

谁知福兮祸倚,女儿出生才三个月,阿敏的母亲因病逝世,这突如其来的变故,给予阿敏巨大的打击。毛妈妈为人善良热情,老人家经常去北京看望阿敏,再三嘱咐女儿:“努力工作,为人民歌唱。”毛妈妈善做南方菜,每逢女儿的朋友上门,她就去北京的菜市场寻觅荠菜、冬笋等稀罕食材,亲自制作荠菜馄饨、三丝春卷等上海美食招待大家。因此,大家都很喜欢毛妈妈。阿敏对母亲更是一往情深,母亲是她精神支柱,每当她遭受委屈,母亲总以宽大的情怀安慰她,呵护她。如今,母亲远去,阿敏的心情可想而知。

当毛阿敏身穿一袭素衣出现在追悼会时,我劝她节哀珍重,她轻声

说:“我心如刀绞,但是,请朋友们放心,我会控制的,事业为重,今晚我还必须参加录音。”

阿敏是好样的,整个丧礼过程中,她忍受着极大的痛苦,貌似平静地观察眼前的一切,不言不语,不哭不泣,仿佛这一刻,她所有的人生情感都凝固了,唯独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,她生怕遗漏与母亲诀别的每个细节,她要铭记与亲人生死牵挂的永恒怀念。

工作人员抬送一具棺木,阿敏的两位哥哥小心翼翼地把母亲送进灵柩,然后轻轻合上棺盖。这时,走来一支小乐队,准备演奏乐曲,送走安息灵魂。谁也没有想到,更没有刻意安排,乐队演奏的曲子竟然是毛阿敏的成名曲《思念》——“你从哪儿来?我的朋友……难道你又要匆匆离去?”当那熟悉的旋律在告别大厅回响时,阿敏内心彻底崩溃,眼泪如同决堤的洪水一泻千里:“妈妈,我亲爱的妈妈,你为什么走得怎

么快……”一声声哭泣,一声声呼唤,铁石汉子听见都会泪如泉涌,我明白,这是毛阿敏对母亲的情感和怀念。

今年1月19日,毛阿敏在上海大舞台举行演唱会,观众的热情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,全场用掌声和欢呼声来欢迎上海女儿——毛阿敏。每一首歌,对观众是一次享受,对阿敏则是一次考验。最终观众得到的是极度喜悦和满足。

当阿敏用纯正的上海话与观众互动时,场内气氛如同沸腾一般。毛阿敏唱起《掌声响起》,感谢热情的观众,她激动万分,泪流满面,观众深受感染,情不自禁与她同声演唱。此刻的我嘴里开玩笑:“阿敏哭得像上坟”,心里却由衷佩服她。我明白,观众是有悟性的,他们领会阿敏诉说的真情实感,赞赏阿敏营造的和谐氛围,在优美的旋律和充满人间真爱的环境中,放松心灵的负荷,解除精神的压抑。随着音乐的节奏,让每个人的心灵快乐起舞,这就是歌唱家毛阿敏的魅力。



春风助学微博刚刚问世时,我平生第一“微”是这样的:“在我10岁读小学的时候,妈妈患上乳腺癌,要从浙江老家到温州乘游轮去上海治疗。我哭闹着要随妈妈和陪护的家人一同上路。其实,我幼小的心里清楚,我的同去只是帮倒忙,而真正的意图,还是想乘大轮船,想看大上海,想看外面的世界。我当然没有去成。妈妈却被病魔夺命于上海,与我永诀。”

也许这个永远难以释怀的童年记忆,使我再次发起了山里孩子看城市的活动,想圆贫困学子看世界的梦,也圆自己10岁时想出远门而未成的梦。

这次“湘西孩子看长沙”活动,时在2012年末,由上海与长沙两地志愿者联手主办,办得大家很快乐。之后,我负责编印了这次活动的图文集。集子里一张张山里孩子和志愿者们们的灿烂笑脸,总在我的眼前浮现。这使我感受到,一个人如果有能力并且愿意去帮帮需要帮助的人,真的很开心。这幅照片是长沙义工的志愿者带着孩子们看了湖南大学、岳麓书院之后,正在爱晚亭前做游戏,湖南大学的“爱心姐姐”正为孩子们讲笑话。

我在想,只有两三天活动时间,我们为这些苦孩子带来的欢乐实在太短暂。他们返回后,又要每天走几小时山路上学,在窗玻璃破残的教室里读书……我的心又沉重了起来。



近日,忽接吉林图们远方友人来信,他写道,定要看看日新月异的上海。这不禁使我想起40多年前,我们赴图们去知青点下生活搞剧本的往事。

当时,我们一行四人随着人流步出中朝边境小县城图们火车站,然而等候多时,始终不见公交车。我们只好紧裹棉大衣,手提肩背大小拎包开步走,未走多远已气喘吁吁。百般无奈时,一个着黑粗布

齐膝中式大棉袄、腰里勒着一根粗草绳的平头青年

汉子摇晃着红缨马鞭,笑呵呵地从后面赶了上来。

“坐车吗?各位,价钱绝对便宜。”他自问自答。我等尚未表可否,说时迟那时快,那汉子已上前揽抱,主动热情介绍道:“各位来坐我这辆图们造‘驴吉普’,保你们绝对满意,只要坐上我的车,就不想下去。这可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趟,想两趟,哈哈……”

“驴吉普?妙极!”我喃喃自语。这图们“驴吉普”就是在较长的木板上加装个拱形的罩壳,车内两侧撑有两条窄长凳,车前套以驯服的小毛驴驾辕,这当属于久远的古代文明。

“坐稳了!各位。”“司机”俏皮地吆喝着,又扭头瞧了瞧,“得儿,驾!”他朝小毛驴下达清脆的口令,将红缨鞭子朝正前方潇洒地一甩,随着“啪!”的一声,鞭梢顿时在空中“炸”响,余音在小县城上空荡漾开来,小毛驴不假思索,屁颠屁颠地跑将起来。

“哎,小赵你瞧,车老板去了。”“啊,去哪儿啦?”我不解地朝前打量着优哉游哉的车把式,同行者宋君忙递眼色给我,我不知,一看吓一跳,只见那汉子早已寻梦去了!我刚退去的热汗,这时又幽幽地渗出寒气。我担心那长耳、温顺、四条腿,但“脱缰”的生灵会将我们连同这“裹在黄尘里的驴车”,于集体梦游中悠悠地驶向图们江中,去喂那肥美的大马哈鱼。我等圆睁双目,右

盼左顾,时刻准备弃车逃生,亦有君将拎包,装有面盆、食品的网兜袋等物急忙拉向身边,迅即“筑垒掘壕”,以防不测!

想必是车老板出车早,此刻他依旧闭目神游,双手揣在那油光可鉴的黑大棉袄袖管里,夹鞭杆于腋下,红缨鞭不时在驴腕或脊背上轻轻触摸,随风飘荡,哇塞,好酷,正好笃定泰山!

正当我们全神贯注于街道两侧有无县委招待所招牌时,这小毛驴竟自行原地“立定”!图们“驴吉普”戛然而止,接着它打了个响亮的喷嚏。半睡半醒迷迷糊糊的“司机”闻声前后晃了晃,冥冥中梦呓似的:“嗯,各位到了。”

“不可能这么快就到了吧?”“您不信就别下这‘驴吉普’,”车老板用手捋了捋被冻结在胡须上乳白色的冰碴子,“我免费拉您回火车站,哈哈……”汉子笑得前仰后合。我丢下行李忙跳下车来,只见小毛驴额头脖颈上密密地浮出了一层汗,阳光下它眼睛蒙上了一层水雾。我下意识地抚摸着小毛驴背上汗湿的鬃毛,小毛驴得意地发出一串欢快鼻息,它眼神柔和地望着我,用嘴拱着我的手心,用面蹭我以示对我的亲昵。我下意识翻出口袋里的两粒“大白兔”奶糖和一块饼干喂它,它食罢,继续用嘴拱我,舔我的手,不忍心地转身离去……

将冷面孔变成热面孔

祝天泽

最近笔者听一些小区里的楼组长抱怨:这个楼组长很难当,上门工作,有些居民一副冷面孔待人。一位说:我上门了解哪些养狗主人未给小狗注射防狂犬疫苗,这也是为了小区大家的安全。可是有的养狗户态度很冷淡,说:这是小可的隐私,不告诉你。你要知道的话,可向宠物店了解。碰了一鼻子灰。另一次,向小区里每家每户派送区卫生局等单位赠送的装饰用塑料盒。有的居民嫌制作得不够精良,随手往外一扔,“我们不要了”,然后“砰”的一声把家门关上,再敲门,怎么也不开。还有一次楼组长反映,她去的一位居民家有位处长,盛气凌人,相当“牛”,通知小区卫生大扫除不参加,年终帮困捐款不解囊,十件事情有九件不配合。像这种楼组长上居民家工作遭冷遇的事,在一些小区里屡有发生。

小区的楼组长是居委会与广大居民间的“纽带和桥梁”,起着上情下达、下情上达的作用。尽管他们称不上什么官,但他们不拿一分钱工资,义务为大家服务,他们的劳动应该受到大家尊重。要把小区建设成为文明、安全、清洁卫生的小区,有大量工作要做,这里离不开群众自愿选出的楼组长的作用。广大居民应该热情支持他们,配合他们工作才是。像上面几位居民的态度显然是不妥的。再说当楼组长是个走百家访千户的活儿,工作十分辛苦,他们上门工作,居民们应该以热面孔相迎,积极配合,帮助他们完成各项任务才对。如果感情用事,冷淡他们,甚至鄙视他们,对他们工作冷嘲热讽那是错误的。如果换位思考一下,让你担任楼组长,你上居民家工作,人家一副冷面孔待你,你又作何感想呢?

当然,楼组长自身也要树立信心,克服畏难情绪,莫被挫折与困难吓退。只要抱着一心为群众服务的宗旨,以一颗火热的心去工作,向不理解的居民作好解释,努力化解各种疑惑,他们一定会得到广大居民的理解和支持,工作局面是可以打开的。

说起这事还真有点蹊跷,但这个蹊跷中有一定的可信度,所以一开始我还是信了。

同事的女儿莉莉与我女儿常在QQ上聊天,两个孩子聊天很正常,至于两个孩子的母亲是否相识,是什么关系,不知情的人又怎么会知道?问题就出在这儿。

那天,我在上班途中,手机铃声大作,是同事打来的,她急急地说,你什么时候到办公室?你女儿有急事找你,她的手机掉洗衣机里损坏了,无法与你直接通话,让你赶快上QQ与她联系。

啥事情?我心头掠过一丝疑虑。女儿在国外读书,我们上QQ的时间一般都有约定的,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“突然袭击”。你是怎么知道的?我问。同事说,是你女儿在QQ上托我家莉莉转告的。哦,能通过这样的内部关系转告到我,想必确实是我女儿了。疑虑打消,接下来便是恐慌,难道出什么事了吗,我心急火燎,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往办公室。

走进办公室,连忙打开电脑,点击QQ,女儿的头像已经在跳跃闪烁。啥事那么急?我敲击着键盘,女儿回应,一位朋友有30万日元存在我的户头上,现在她在上海的父亲得急病需要这笔

钱,妈妈麻烦你折合成人民币汇给他们。我一看这话是又放心又莫名,放心的是女儿本人没啥事情,莫名的是女儿在钱的问题上向来是比较谨慎的,怎么会把别人的钱存在了她的户头上?我再问了些问题,对答中似乎也看不出什么破绽,但终究不是小事情,我还要问个明白,可惜我们办公室的电脑都是“哑巴”,除了上网之外,既不能开音频更无法打开视频,而女儿的手机又坏了,于是只能再输入文字:这事妈妈要问清楚,待今晚我们视频之后再作办理。

没想到小姑娘缠上我了,妈妈你就帮帮忙吧,我朋友已经急得哭出来了,我抽屉里有钱,你先帮她汇过去吧。我一时犯晕,也动了恻隐之心,想想女儿抽屉里有钱也不假,只是我这边约的客户马上要来了,一时半会也脱不了身,我有些妥协了,回她,那你把账号先发过来,待我有空就去办理。账号户名马上就过来了,我想缓一缓,让自己的脑子静一下,但不一会儿QQ又发信号了,我一看发来的话,妈妈,你啥时候去办,抓紧啊,人命关天呀。这简直不像女儿说话的语气,况且

又这样猴急着逼我就范,让我又起了疑心,难不成她朋友的老爸缺了这笔钱马上就要翘了?我有点恼火,马上转移话题回她,现在应该是你上课的时间,你在哪里,怎么可以和老妈纠缠这么久?

这一招出其不意,对方显然懵了,只是顺着我的话题回过来,在学校。在哪个学校?这下轮到我省省紧逼。其实我想问的是在总校还是分校,不料,对方居然发过来的是某某语言学校,我一惊,果然遇到骗子了,这分明是我女儿三年前读过的学校。你叫什么名字?对方打出了我女儿的名字。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,我继续追问。突然间,头像暗了,骗子终于害怕了。好险啊!我这才发现自己已经一身冷汗,紧张得一时回不过神来。

仿佛如梦初醒,这才想起应该拨女儿的手机确认一下,手机正常拨通,突然感到自己很脑残,这么容易辨识的方法现在才想起,这才体会到什么叫“当局者迷”。

当女儿得知自己的QQ号被盗,着实吃惊,说妈妈还是你警惕性高,我的一个同学的妈妈上周就是在QQ上被骗了50万日元。我不禁汗颜,其实一开始我也是往骗子设的圈套里钻,只是在“恼火”之后才意外识破,庆幸之余,我松了口气,也给自己降了降级,就算是“半脑残”吧。

M小姐音踪已杳

顾天蓝

前几日到安妮宝贝推出新书,名为《眠空》。这位作者多年以来文字只有修整没有改变,个人风格越发清晰明晰。所谓,见字如面。

我因此想起了十几年前的一位故交M小姐,正是她引领我阅读安妮宝贝的作品。M小姐不是很美,一张略方的脸,轮廓扁平,但她有浓重的眉眼,黑蒙蒙的直发,修长手脚,走路时下巴微昂,目光骄傲,步履轻盈优雅。

2002年初冬,M小姐穿一件宽大男装棉衣经过我面前,那副瘦削又虚张声势的模样瞬间便俘获了我。我通过关系辗转结识了M小姐,开门见山说我想跟你做朋友,M小姐将我粗粗打量一番,便发出邀请,可以在元旦晚会上一起跳舞。

圣诞节上午,M小姐约了我,说是北街那边开了一

间可以喝饮料的书店。我和M小姐并肩往北街走去,途中要穿过一条热闹的巷子,街边两侧摆摊的小贩吆喝着卖藕片板栗热干面,超市货架上摆放各种米酒和黄龙绿豆糕,食物的香气在记忆的嗅觉中那样生动。而M小姐深黑色的裙摆偶尔扫过油腻腻的摊档,在川流的人群中独自翩然。

那间书店的名字我早已忘却,只记得安妮宝贝的两本书,《告别薇安》和《蔷薇岛屿》。里面充斥着黑与灰,大片留白,灯光永远昏黄,投射着绝望与希冀的交错。某一个言说爱与背叛的段落间我抬起头,见到M小姐年轻消瘦白皙的脸庞,双眼留恋着书页的每一处,陡然便明白了她眼神中那些骄傲与平淡的来处。然而她必须是有阅历的女孩子,否则她不会懂得那些沧桑的词句,那些难以以为继的情生意动。她那天晚上说不敢回想过去,不敢设想未来。我只有呆愣愣地听着,笨嘴拙舌,无从安慰。

书店以后我们为朋

友,日间形影不离。我跟随她学了半个月现代舞,元旦晚会当天却因为紧张胆怯在表演中半途退场,在全校人面前闹了个大笑话,但M小姐既没有耻笑我也没有放弃,依然会在空闲的下午时光教我跳舞。我因她娴熟优美的舞姿而对地倾心。

我们的欢乐时光持续了一个学期,寒假过去,M很久都没有消息。我去了她所在的班级,才知道她上学期结束时已办理退学手续。而她甚至没有对我说一声,也从未表现出即将告别的情绪。大概于她而言,我只是陌生环境里的一个伴,称不上什么朋友吧。

七夕会摄影故事

近日,忽接吉林图们远方友人来信,他写道,定要看看日新月异的上海。这不禁使我想起40多年前,我们赴图们去知青点下生活搞剧本的往事。

当时,我们一行四人随着人流步出中朝边境小县城图们火车站,然而等候多时,始终不见公交车。我们只好紧裹棉大衣,手提肩背大小拎包开步走,未走多远已气喘吁吁。百般无奈时,一个着黑粗布

齐膝中式大棉袄、腰里勒着一根粗草绳的平头青年

汉子摇晃着红缨马鞭,笑呵呵地从后面赶了上来。

“坐车吗?各位,价钱绝对便宜。”他自问自答。我等尚未表可否,说时迟那时快,那汉子已上前揽抱,主动热情介绍道:“各位来坐我这辆图们造‘驴吉普’,保你们绝对满意,只要坐上我的车,就不想下去。这可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趟,想两趟,哈哈……”

“驴吉普?妙极!”我喃喃自语。这图们“驴吉普”就是在较长的木板上加装个拱形的罩壳,车内两侧撑有两条窄长凳,车前套以驯服的小毛驴驾辕,这当属于久远的古代文明。

“坐稳了!各位。”“司机”俏皮地吆喝着,又扭头瞧了瞧,“得儿,驾!”他朝小毛驴下达清脆的口令,将红缨鞭子朝正前方潇洒地一甩,随着“啪!”的一声,鞭梢顿时在空中“炸”响,余音在小县城上空荡漾开来,小毛驴不假思索,屁颠屁颠地跑将起来。

“哎,小赵你瞧,车老板去了。”“啊,去哪儿啦?”我不解地朝前打量着优哉游哉的车把式,同行者宋君忙递眼色给我,我不知,一看吓一跳,只见那汉子早已寻梦去了!我刚退去的热汗,这时又幽幽地渗出寒气。我担心那长耳、温顺、四条腿,但“脱缰”的生灵会将我们连同这“裹在黄尘里的驴车”,于集体梦游中悠悠地驶向图们江中,去喂那肥美的大马哈鱼。我等圆睁双目,右

M小姐音踪已杳

顾天蓝

前几日到安妮宝贝推出新书,名为《眠空》。这位作者多年以来文字只有修整没有改变,个人风格越发清晰明晰。所谓,见字如面。

我因此想起了十几年前的一位故交M小姐,正是她引领我阅读安妮宝贝的作品。M小姐不是很美,一张略方的脸,轮廓扁平,但她有浓重的眉眼,黑蒙蒙的直发,修长手脚,走路时下巴微昂,目光骄傲,步履轻盈优雅。

2002年初冬,M小姐穿一件宽大男装棉衣经过我面前,那副瘦削又虚张声势的模样瞬间便俘获了我。我通过关系辗转结识了M小姐,开门见山说我想跟你做朋友,M小姐将我粗粗打量一番,便发出邀请,可以在元旦晚会上一起跳舞。

圣诞节上午,M小姐约了我,说是北街那边开了一

间可以喝饮料的书店。我和M小姐并肩往北街走去,途中要穿过一条热闹的巷子,街边两侧摆摊的小贩吆喝着卖藕片板栗热干面,超市货架上摆放各种米酒和黄龙绿豆糕,食物的香气在记忆的嗅觉中那样生动。而M小姐深黑色的裙摆偶尔扫过油腻腻的摊档,在川流的人群中独自翩然。

那间书店的名字我早已忘却,只记得安妮宝贝的两本书,《告别薇安》和《蔷薇岛屿》。里面充斥着黑与灰,大片留白,灯光永远昏黄,投射着绝望与希冀的交错。某一个言说爱与背叛的段落间我抬起头,见到M小姐年轻消瘦白皙的脸庞,双眼留恋着书页的每一处,陡然便明白了她眼神中那些骄傲与平淡的来处。然而她必须是有阅历的女孩子,否则她不会懂得那些沧桑的词句,那些难以以为继的情生意动。她那天晚上说不敢回想过去,不敢设想未来。我只有呆愣愣地听着,笨嘴拙舌,无从安慰。

书店以后我们为朋

友,日间形影不离。我跟随她学了半个月现代舞,元旦晚会当天却因为紧张胆怯在表演中半途退场,在全校人面前闹了个大笑话,但M小姐既没有耻笑我也没有放弃,依然会在空闲的下午时光教我跳舞。我因她娴熟优美的舞姿而对地倾心。

我们的欢乐时光持续了一个学期,寒假过去,M很久都没有消息。我去了她所在的班级,才知道她上学期结束时已办理退学手续。而她甚至没有对我说一声,也从未表现出即将告别的情绪。大概于她而言,我只是陌生环境里的一个伴,称不上什么朋友吧。

七夕会摄影故事

近日,忽接吉林图们远方友人来信,他写道,定要看看日新月异的上海。这不禁使我想起40多年前,我们赴图们去知青点下生活搞剧本的往事。

当时,我们一行四人随着人流步出中朝边境小县城图们火车站,然而等候多时,始终不见公交车。我们只好紧裹棉大衣,手提肩背大小拎包开步走,未走多远已气喘吁吁。百般无奈时,一个着黑粗布

齐膝中式大棉袄、腰里勒着一根粗草绳的平头青年

汉子摇晃着红缨马鞭,笑呵呵地从后面赶了上来。

“坐车吗?各位,价钱绝对便宜。”他自问自答。我等尚未表可否,说时迟那时快,那汉子已上前揽抱,主动热情介绍道:“各位来坐我这辆图们造‘驴吉普’,保你们绝对满意,只要坐上我的车,就不想下去。这可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趟,想两趟,哈哈……”

“驴吉普?妙极!”我喃喃自语。这图们“驴吉普”就是在较长的木板上加装个拱形的罩壳,车内两侧撑有两条窄长凳,车前套以驯服的小毛驴驾辕,这当属于久远的古代文明。

“坐稳了!各位。”“司机”俏皮地吆喝着,又扭头瞧了瞧,“得儿,驾!”他朝小毛驴下达清脆的口令,将红缨鞭子朝正前方潇洒地一甩,随着“啪!”的一声,鞭梢顿时在空中“炸”响,余音在小县城上空荡漾开来,小毛驴不假思索,屁颠屁颠地跑将起来。

“哎,小赵你瞧,车老板去了。”“啊,去哪儿啦?”我不解地朝前打量着优哉游哉的车把式,同行者宋君忙递眼色给我,我不知,一看吓一跳,只见那汉子早已寻梦去了!我刚退去的热汗,这时又幽幽地渗出寒气。我担心那长耳、温顺、四条腿,但“脱缰”的生灵会将我们连同这“裹在黄尘里的驴车”,于集体梦游中悠悠地驶向图们江中,去喂那肥美的大马哈鱼。我等圆睁双目,右



笑作坊